



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



亂世中創刊的大報

柯靈在香港時間雖然短暫，但他老人家很懷念這日子：

「在香港的一年是很愉快的一年，主要是在精神上，而不是在物質上。在上海『孤島』時期、淪陷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過的一直是極度緊張的生活，危險隨時在等待我。到了香港，雖然它是被英國管治，這種危險卻解除了。而且，那是個特定的時代，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革命勝利會來得那麼快，那日子真是過得熱烈而又輕快。革命勝利以後還會有些什麼困難，什麼曲折？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更不用說什麼『文化大革命』了。我至今一閉眼就可以看見香港的湛藍的海水，我那時的心情，就像海水那樣透明和動人。」

柯靈治學嚴謹，文筆優美，他自稱：「我曾經長期當報刊編輯，煮字烹文，一手伸向讀者，借墨結緣，弄雲作雨，播火傳薪。此中況味，甘苦自知。」

柯靈在回憶錄，曾經談到他在上海孤島的《萬象》，與張愛玲曾有一段因緣——

「嚴格來說，最先刊載張愛玲文章的是周瘦鹃主編的上海雜誌《紫羅蘭》，上面登有張愛玲的小說《沉香扇——第一爐香》。1943年

接編《萬象》的柯靈讀到張愛玲這篇文章後，為之擊節讚賞，認為是一個『奇跡』，便千方百計找她寫稿。結果在偶然的機會下，給柯靈遇上這位才女。張愛玲當時可謂初露鋒芒，她給《萬象》的第一篇稿是《心經》，在柯靈這位伯樂不斷鼓勵下，張愛玲很快便走紅了，蔚成了上海炙手可熱的女作家。」

柯靈有一段話說到骨子裏去了：「我扳着指頭算來算去，偌大文壇，哪個階段都放不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

張愛玲後來到了香港，也是經歷過香港淪陷，並且給她以寫作題材，成為張愛玲另一個創作高峰期。

可見這次不是亂世出英雄，而是亂世出作家。（見拙著《這情感仍留在你心中流動》，北京作家出版社）

走筆至此，我想說的是，匯集名家的香港《文匯報》，也是在亂世中創刊的，蔚成洋洋灑灑的大報！

值茲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作為《文匯報》的讀者、作者，我謹在此以不工整對聯祝賀：七五年治亂興衰都歸大手筆 幾萬里見聞考核收入紙版面（下）



家庭幸福法則

上周都在北京帶着小女兒，幫大女兒安頓北大開學的事宜。每年的8月、9月，我幾乎都是送女兒們去學校安頓，我們一起去到異鄉，一起解決困難，共享寶貴時光。隨著孩子們逐漸成長，我也需要不斷調整自己，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的家庭幸福法則。

最近，內地一家電視台到香港拍攝的《夢想改造家》節目，看了讓人有更深的思考。在香港的這期，是這個節目首次走出內地來到香港，主題是《獅子山下的家》。節目中拍攝了香港鄭先生的三口之家，和普通的香港市民家庭一樣，他們住在旺角48平方米的一個舊房子裏。鄭先生曾經在美國留學，為了照顧父母回到香港，曾經從事跨國貿易，直到51歲才和內地的一位女士組建家庭，曾經分居兩地5年，最後團圓，女兒今年也到了考大學的年紀。從生活條件來講，這家並不富裕，但讓人羨慕的是這個家庭的成員之間感情深厚，彼此都為家人考慮，願意付出。鄭先生是在太太攜女來港之後，就減少出差，盡量遷就家人。而女兒則特別懂事，儘管70多歲的鄭先生鼓勵女兒自由選擇，不用擔心經濟問題，但女兒為了減少家庭的負擔，不願去海外求學，而選擇申請去內地求學。

節目組最後幫助這個家庭設計改裝了家居，完成了心願。從這個平凡家庭的身上，我深受感動，一些家庭幸福法則與我所想也頗為相合。與家人相處，重要的還是要真誠的溝通，為彼此着想，減少誤會。要多認同，包容家人的挫折和失敗，重視心靈層面的對話。而且要根據客觀的情況，與時俱進，尊重家人的獨立空間。這次我陪女兒到北京，感受到女兒

的成長和成熟。以往宿舍的清掃消毒，需要置辦什麼，都是我一手包辦，但這次小女兒主動幫助清掃，購買物品也是女兒自己通過網購解決，我一方面感到輕鬆，另一方面也為她們的變化感到自豪。與她們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孩子們更主動了，開始積極為家人付出，這樣的家人關係建立其實需要時間，從小的付出和溝通，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和她們之間的感情不是一天形成，而是需要積累、溝通和分享。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間要真誠，有什麼感受，有什麼想法，都要講出來，大家就彼此了解，不會誤會。

還有一點，要尊重家人的獨立性，要「樂其心，不違其志」，特別是尊重彼此的底線。女兒告訴我她們敏感的話題和辭彙，我就會特別避免，用另外表達方式去溝通。因為如果你的初衷是很正面的，但是你用了她敏感的方式，效果往往適得其反，變成很負面。所以從另外一個方向去和她溝通的話，就沒有問題。家人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對錯，而是在於包容理解和支持，要多點認同，多點鼓勵，多點心靈的慰藉。

所以家庭的幸福法則最根本的就是讓彼此舒服，這是一個高層次的境界，還有生活的困苦更需要精神上的充實和光亮，能為別人考慮，甚至犧牲，本身是快樂的事情。最近香港影星梁朝偉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金獅獎，他也是首位獲此殊榮的華人演員。為他頒獎的大導演李安曾經稱讚梁朝偉「才華橫溢是一種天賦，但持續地展示善良和為他人著想則是一種成就。」我覺得這種成就更應該在家庭中就開始培養，因為幸福真的無關才華、無關物質，真正在於彼此間的理解和溫暖。



真相!?!眼見為實

幾位富二、三代的朋輩們（他們的經濟能力是獨立的）從中國成都旅遊回來，在聚會中，他們說此行目的是現場觀看在成都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世大運），特別是「高台跳水」項目，更是他們的「超愛」：「終於看到『消失的水花』絕技啦！國家隊『夢之隊』跳水運動員真是好勁，毅力驚人，值得為他（她）們的成就『拍爛手掌』，佩服得五體投地呀！所以話，眼見為實，真不枉此行。」

朋輩們情緒興奮地你一言我一語在細說「成都之行」的所見所聞，但他們同樣在「吐槽」着一件事：「真是不明點解香港的報紙報道『世大運』的消息好少？今次『世大運』開幕閉幕的現場氣氛及製作好好睇，令人大開眼界，尤其是閉幕，代表成都的『太陽神鳥』簡直就似是『橫空』飛出來一樣，好震撼！能夠在現場感受一切，真是視覺和心情『零舍不同』，好多東西在言語方面都難以形容，到啱家我們還好記得那隻神鳥的風采。不過成都極重『辣味』的美食，我們真是習慣不到！」

「成都的朋友帶我們出街食飯，街頭巷尾企滿好多來參賽的外國運動員，他們比我們還要『忙』，嘴巴裏嚼着食物，一邊又要拍照打卡……食肆酒吧都坐滿不同國家的外國運動員，成張枱亦放滿食材，還不時聽到他們話：『Yummy! Yummy! (好食!好食!)』他們辣到滿頭大汗還一副『享受』的樣子！中國各種美食，的確有它的魅力，令人『食指大動』。」

朋輩Jason滔滔不絕地說：「成都朋友還託人帶我們幾個人入『運動村』參觀過（絕對做足符合大會規定的手續，沒有任何特權），運動員住的宿舍房間比起四五星級酒店更好，設備齊全，而食堂有着各國的美食，自助餐式任食任飲！心想除了中國，其他主辦國又是否能夠做得這麼完美呢？跟幾個外國運動員在食肆閒聊時，知道他們有人會到北京遊玩三天兩夜，目的是參觀頤和園及登長城，他們出國不易，加上經濟能力有限，但今次會將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告訴身邊的親朋好友，因為他們極討厭有『不嫌事大』的人，將體育運動牽涉到政治的種種造謠，他們相信自己的眼睛，親身的體驗，這才是『真相』！除了比賽的獎牌，他們還在中國收穫了很多。」

另一位朋輩邦弟表示這次成都之旅，使他更相信「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他們相約下一站是雲南麗江，因有大理民族的特色服飾，該地的歷史文化古蹟等等，當然亦有職業操守良好的導遊陪同，在世界各地遊客都怕成為「被宰的羔羊」。



舞台魅力

近年有很多特別，因緣際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演藝界朋友，先是粵劇界，打從李居明大師接辦了新光戲院之後，我便跟着他與「鳴芝聲」劇團工作，如今已十多年。最近，李大師和鳴芝聲合作《莊周蝴蝶夢》。李大師接着還有歷史劇《小平你好》，以創新的方法演繹歷史。

還有完全意想不到的，我跟着兩位前輩汪曼玲和陳善之看桃花源粵劇工作舍和香港舞蹈團合作的《紫玉成煙》，在汪曼玲大姐的安排下，我幸運地被安排參與桃花源的大型演出《帝女花》65周年專業版的9項演出活動。活動去年正式啟動，卻因為疫情，15場在西九戲曲中心的專業版演出，只演了一場便因為全部娛樂場所停止運作，桃花源粵劇工作舍十分無奈地停止演出，並被迫把大型布景損毀，因為前景不知如何，大型布景的存放倉租到何時，布景隨時消耗，質素難保。

直至年底，疫情漸遠，《帝女花》才與香港管弦樂團完成了《落花滿天·管弦光影之旅》，只演兩場，卻得到極大回響，以至他們再次興起念頭，明年6月再過江與澳門管弦樂團合作管弦之旅。

回頭說今年6月《帝女花》專業版才正式開始，全部台前幕後歸位，15場專業版《帝女花》、兩場《拜將台》，一場學生專場、一場學生朗讀劇本和詩詞，再赴澳門威尼斯人的3場專業版演出，《帝女花》65周年專業版才算得以順利完成。

往後，《帝女花》

還有他們一連串的計劃，且希望在大灣區巡演，此事正在努力中。

而在《帝女花》中，如今很受歡迎的其中兩位伶人王志良、林穎嫻也很努力地參與粵劇發展工作，早前王志良才與梁非同參與《新胡不歸》的重演，之後梁非同又與梁光明擔演《新梁祝》。眼見新一代都站上了更好的位置，作為觀眾是很有福分的。但新一代的出色表現，一定不能沒有前輩的支持和鼓勵。稍後羅家英便會與徒弟王志良和林穎嫻於月中在沙田大會堂演出4齣名劇，包括《焚香記》、《紫釵記》、《小周后》、《章台柳》。而《章台柳》又有新安排，徒弟王志良演日場，師傅羅家英演夜場，所以觀眾可以觀看日夜場，便看到師徒演繹一個角色有什麼不同，有什麼吸引之處。

能夠接觸更多粵劇戲曲之餘，近年還接觸了舞台劇，真是我的運氣，這其中又包括《進念·二十面體》的舞台演出，包括稍後有他們的《香港鬼喜劇》和《三少爺的劍》。與此同時，北京一位舞台劇製作人，還準備把她改編的韓國的劇本，也想帶來香港公演，因為該劇前幾年在內地巡演後，反應好好，所以，她希望我能幫她做聯絡事宜。



◆家英哥說：「我做粵劇有60年啦！希望志良、穎嫻將我們廣東粵劇傳承下去！」 作者供圖



開在廢墟上的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我在一線做記者13年，在編輯部工作7年。採訪過的新聞現場、參加過的記者會，不計其數，有一場開在廢墟上的記者會，尤為難忘。

那是2008年5月24日，汶川地震第12天，通往震中映秀的路仍未全部打通，幾經輾轉，我跟幾位同行一起擠上了一架從成都飛往映秀的直升機。那是一架四面透風的米-171，螺旋槳的噪音特別大，透過窗口看下去，連綿的山脈因為連番地動山搖，隨處可見的山體滑坡痕跡，猶如巨大的傷疤，看起來觸目驚心。直升機飛了大約40分鐘，停在了映秀鎮一塊布滿砂石的空地上。不遠處，是一大片帳篷，軍綠色的、淺藍色的、橙紅色的，不少穿着防護衣的人，背着藥箱正在遍地殘垣的廢墟上進行消殺。出於職業習慣，我快步走進附近一條依稀可辨的街道，攔住了一位全副武裝正在消殺的衛生人員，希望能從他的口裏獲得一些有效訊息。

就在這個個案採訪快要結束時，我看到剛剛路過的空地上，有一架直升機正在降落，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了，是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王毅。有同行即刻停止正在進行的採訪，朝着王毅跑去，我也拔腿跟了上去。王毅跟我們握了握手，在叮囑大家注意安全之後，他發布了一個重要訊息，溫家寶總理馬上就到。

很快，溫總理風塵僕僕從一架剛剛降落的直升機走了下來，才幾日工夫，眼見他兩鬢添了不少白髮。汶川地震發生後幾個小時，溫家寶總理就已經到了救災指揮第一現場。

當晚，他在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廢墟上的一席話，給了深陷巨大悲痛中的人們一顆定心丸：「我知道消息後第一時間就趕來了，人命關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樣難過。只要一線希望，我們就要盡全部力量救人，廢墟下哪怕還有一個人，我們都要搶救到底。」

眼前的溫總理，滿臉倦容，神情凝重，站在離我們不足2米的一堆石頭上，先後就災民安置、災後防疫、次生災害等3大難題，直截了當接過我們拋過來的一個個問題。採訪進行了大約10多分鐘，天空又出現了一架直升機，溫總理指着盤旋在天空的飛機，對圍攔在他身邊的記者說，這是聯合國潘基文秘書長乘坐的飛機，等一下我會和他見面。

伴隨着直升機的轟隆聲，潘基文從飛機上走了出來，並快步上前與準備迎接他的溫家寶總理雙手相握。還在那堆石頭上，兩個人轉過身背對着我們，舉行了短暫的會見，然後又一起轉身面對着我們，舉行了這場被網友們稱為中國外交史上最震撼的一次記者會。

我記得當時是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率先發問，他的問題是為什麼在這次的地震中會有如此的新聞開放？溫總理語氣堅定地答道，在這一次災難面前，我們歡迎各國的記者來這裏採訪，因為我們相信你們的良知，相信你們會公正、真實地報道本次災難。

溫總理說，當前我們正舉全國之力投入抗震救災工作。我們堅信，有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幫助，中國人民眾志成城、團結奮戰，一定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取得抗震救災的勝利，重建災區美好家園。

潘基文在隨後的提問裏也語氣凝重地表示，我來到這裏，就是要表明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廣大國際社會同中國人民堅定地站在一起。聯合國願繼續盡全力為中國災區重建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幫助。

就在這場廢墟上的記者會準備結束時，溫總理對現場的記者說，請我們記住地震中的死難者和救援人員英勇奮戰的情景，讓我們記住各方的幫助，請記者們原諒，我不得不提早結束這次答記者問，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可能是連日不眠不休的工作疲憊，和一直身處巨大災難中積壓着的悲傷情緒，在那一刻忽然不受控制了，整場記者會，一手舉着錄音筆，一手拿着照相機的我，始終無法讓自己不斷奔湧的眼淚平息下來。不遠處連片的廢墟，不時滾下碎石的山體，都在淚眼裏模糊成了淡淡的灰白色。

這時候，我聽到現場的記者，聞訊趕來的災民，還有救災的解放軍官兵，不約而同喊出了一句讓人動容的話：「總理辛苦了！」

這場廢墟上的記者會結束後第7天，我正在綿陽採訪災後安置時收到了一條消息，一架米-171直升機執行災區救援任務時，在映秀鎮上空遭遇低雲大霧和強氣流不幸失事墜機，來自成都軍區陸航團的邱光華、李月、王懷遠、陳林、張鵬5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從此，這5位英雄的名字，便刻在了我的記憶裏。一份創刊之初，就堅守與家國共擔榮辱信念的報紙，一份自始至終把對人的情感、對人的關懷、對人的關注，傾注在字裏行間的報紙，也自然而然具有了人的溫度。身處其中，何其有幸。



《亡命之徒》的偏好

由羅大佑、李宗盛、周華健及張震嶽組成的縱貫線，雖然來頭甚大，但由裏而外出色的作品也不算太多。

不過《亡命之徒》的確寫得好，歌曲中最精彩的，是包含了一種跨代的對話元素在內，其中亦暗藏成長的體味，聽得人心頭大樂。

由張震嶽破題當然是恰當地選擇（聽我說/我原來有個夢/跟你高飛遠走/跟你一起走到白頭/但是我/擁有化為烏有/忘記到你承諾/忘記曾經愛你愛的那麼濃/我不能帶你走/我犯了大錯/必須一個人走/必須扛下所有罪過），他當然是合適的浪子人選，更重要的是犯錯走出正是成長的母題——有誰沒有經歷過？因而也教人喚醒沉睡了的陰影記憶。

接下來李宗盛的部分，正好是我所指的跨代元素（喂/小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發生在你

身上的/曾經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裏出現過好幾次/對此/我並無更高明的解釋/只是覺得今天說不定是個合適的日子）。

沒有任何高高在上的過來人角度，大家不過處於同一平台，以同流者的身份去分享人生旅程的惑星軌跡點滴。

而當周華健進一步提出對社會的控訴，容我按捺不住個人的對號入座，其中如「為什麼/這個世界上/就是有人窮得發瘋/有人富有/把鈔票當作了枕頭/為什麼/新聞裏鼻酸故事/只為了偷錢包給媽媽/充飢的小偷」，更加教人難以拒絕產生與羅大佑的聯想。

那本來就是從《未來的主人翁》走出來的社會觀察，甚至可說是《現象七十二變》的同途變奏版。是的，時隔已經20多年，社會文明真的有進步嗎？我不知道，唯一確定的是——歌仍是會聽下去，至少可給自己一點盼望。



風吹桂花香

下班的路上，邊低頭向前走，邊打開手機聽小說，卻不小心點錯了，點開的是一篇美文。伴隨着舒緩悠揚的音樂響起，一個男中音緩緩地朗讀着，寧靜沉着，又輕鬆愉快。

一天的工作，此時已很疲累了，看着馬路上匆匆的車輛，人又莫名地焦躁。當耳旁響起舒緩的樂聲，心情突然就悠揚輕鬆了，乾脆將錯就錯，繼續聽下去。

朗讀的這篇文章是《新鮮的桂花茶》，尤其喜歡這一段：「我們整個夏天到秋天都在談着桂花的事，但又比桂花醬更好喝的，那是人的心情，也有比桂花茶更香的，那是人間的情誼。這世間，追逐名利的人很多，但能在身邊事物（小如一朵桂花）中找到清歡的人也不少呀！」

一路上，反反覆覆聽了很多遍，終於把這段話記下了。對，記在心裏的還有這不期而遇的生活中的小清歡。

家愛上一個城，卻是因為一朵花。

表哥表嫂起初在南方的那個小城打工時，我們很多親戚朋友都覺得那裏離家太遠，到處都陌生，又沒有親友幫襯，況且來去都費周折，不如回到家鄉。他們不但沒有回來，後來竟選擇定居在了那個南方小城。小城裏到處都是桂花樹，在為了生活打拚的時候，桂花的芬芳讓他們感到親切溫暖。

緣由如此簡單，也許很多人視而不見的事物，卻是他人生活中的亮光和清歡。

「每到這個時節，小城的桂花一開，走在路上，風吹桂花香，心情總是美美的。」這是表嫂昨天發的朋友圈。我知道，這幾天表嫂一定會給我打電話的，每年桂花開的時候，她總要給我們這些親戚一一打電話，閒話家常，給我們說說小城桂花的盛事。表嫂的描繪太精妙了，桂花的香氣彷彿長了腳，千里之外也能聞得到。

表嫂還喜歡做桂花醬，每年都會做很多送給老家的親朋好友。平素裏，大家都忙着各自的生活，但一瓶甜甜的桂花醬讓大家之間的距離近了，情誼也更濃厚了。桂花的甜香在時光裏轉轉保存，芬芳着我們的日子。

記得讀書時最喜歡「桂子開花，十里飄香」這句話，那時候，圖書館旁邊的林子有幾棵桂花樹，只要桂花一開，整個校園都甜絲絲的，走到哪兒，秋天爽朗的風都能把桂花的香味送到身邊。

圖書館3樓的走廊右邊窗下有一排自習桌，窗外就是桂花樹，這裏的位置需早來才能有空的。從文學書庫裏選兩本喜歡的小說，坐在那裏悠然而讀，一抬頭就能欣賞到窗外金黃的桂花。時光裏的桂花香給美好的青春韶華以輕鬆浪漫，也讓後來的路一步步踏實而溫暖。每到秋天，想起桂花的往事，聽到看到有關桂花的點滴，簡簡單單的人世小清歡，卻讓人神往傾心。



◆桂花的香，分外清新。